

曹光平与他的歌剧《长生殿》：

一位八旬教授的十四年音乐远征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图/受访者提供

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”。11月7日晚，星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厅内，随着这传世名句的响起，乐队伴奏舒缓流淌，男女声以对话式的旋律，把“天长地久”反复回荡，让全场观众沉浸在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叙事里。这场大型歌剧《长生殿》的首演，是83岁的曹光平——星海音乐学院教授、著名作曲家、音乐理论家、音乐教育家——十四年潜心创作的结晶，更彰显出他艺术生涯中对音乐的坚守与追求。而首演背后的排练故事，藏有其令人动容的品格。

曹光平没有退缩，他系统研读了上海音乐学院叶栋教授的译谱成果，对照宋末元初周密《武林旧事》中的记载反复考证，甚至托人从日本寻访唐代《天平琵琶谱》的复刻本。正是这份“较真”，让歌剧中杨贵妃的舞蹈伴奏，既保留了唐代乐舞的古朴神韵，又能被现代听众理解——比如他将敦煌琵琶谱中的旋律线条，与昆曲的婉转腔韵结合，让“霓裳羽衣”的意象通过音乐实现了具象化。

舞台呈现亦前置考量，延续“写意”传统。“舞美因借学校音乐厅，不设实景，只用投影与多媒体；道具仅桌椅数件，最后一场添了一株梨树。”曹光平道，此举取法戏曲“以虚写实”，“譬如戏曲无真马，靠动作示之，与西洋歌剧之重实景迥异”。

即便在音乐创作细节上，他也透着对“经典呈现”的用心——不给角色分“主次”，给小配角写的唱段同样精彩，只为让整体作品更丰满。

排练难题：时间紧、协调难

“创作《长生殿》就像在荒漠中开路，每一步都要自己寻找方向。”曹光平感慨，在排练阶段尤为真切。从9月启动排练到11月正式亮相，团队接连遭遇演员协调难、场地申请难、排练时间紧张等多重挑战。

排练刚启动时，“找演员特别难，角色多，且大家时间凑不到一起，排练场地申请也不容易。”《长生殿》助理导演吴垠回忆。眼看演出时间临近，排练却因人员不齐屡屡受阻，不少演员也渐渐没了信心。可每次遇到困境，曹光平总笑着说“没关系”，这句口头禅像颗定心丸，稳住了人心。行动上他更亲力亲为：经费自己奔走筹措，演员一个个打电话联系，



《长生殿》第六场“埋玉”剧照

从主角到小配角，都耐心沟通时间。“那时候觉得曹老师不像个80多岁的教授，倒像个创业的年轻人，什么事都扛在肩上。”吴垠说。

今年排练阶段，时间紧张的问题更突出——正式排练从9月下旬启动，中间穿插国庆假期，“实际排练时间就一个多月”。每天的排练常常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，师生们饿肚子是常事，曹光平自己有时回到家已过九点，才能匆匆找些东西吃。

但再晚再累，曹光平也不敷衍：他逐段给演员讲解音乐处理细节，细致梳理历史背景帮大家理解唐代人物情感；排练结束后，暮色已沉，学校门口的路灯次第亮起，昏黄的光透过叶隙洒在青灰色石墩上，他拉着学生坐下，把已经卷边的乐谱摊在膝头，借着灯光用指尖点着谱子上的音符，轻声讨论“下一段合唱的口气怎么顺”“杨贵妃的唱段要不要再添些婉转的腔”。偶尔有晚自习下课的学生抱着书本路过，脚步声轻轻掠过，也没打断他们的话题，曹光平时而眉头微蹙琢磨细节，时而笑着说“再试试就好”。“石凳子虽凉，可他聊得起劲，我们跟着也有了干劲。”吴垠说。

而师生们的投入，也成了前行中的温暖回应——大家自发利用课余时间加练，“甚至有合唱队员带着乐谱去食堂”，这让曹光平觉得“再苦也值得，这就是星海精神的传承”。



2003年，曹光平在西藏采风

对自己有极致追求

相较于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，曹光平对自身的严苛要求更显动人。在《长生殿》首演海报的初稿创作中，他亲自在单张纸上完整书写所有信息，特意采用艺术字体呈现，就连排版细节亦反复推敲。“我看到时深感震撼，他对待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秉持极高标准。”吴垠评价。

这种严于律己的态度，在其艺术创作的各方面均有体现。《长生殿》首演当日，剧中合唱以细腻气息勾勒出层次丰富的艺术氛围，有观众慨叹“合唱声部将情绪推向了极致”。这份对声音的精准把控，源于曹光平四十载深耕合唱创作的深厚积淀，更根植于他对自身艺术创作的严苛标准。

曹光平的合唱创作始于1985年，彼时他为广州小云雀合唱团创作的《小蝌蚪找妈妈》，以童真旋律与拟声元素构建起鲜活的童话场景，该作品至今仍是儿童合唱领域的经典之作。步入21世纪，他的合唱创作维度进一步拓展，风格更趋多元：为获取鲜活创作素材，他曾赴西藏开展采风，据此创作的《天湖·纳木错》，将藏民诵经的肃穆韵律与牧民歌唱的质朴意象巧妙融入旋律架构；同时，他亦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艺术养分，深耕诗词合唱领域，每部作品均恪守“源于生活，贴近听众”的创作准则——这与他始终铭记的贺绿汀先生教诲“搞创作要做到

民间去，那里才有最鲜活的灵感”高度契合，而这份对创作本源的坚守，正是其严于律己的生动写照。

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，曹光平笔耕不辍，积淀下丰硕的艺术成果：12部恢弘交响曲目构建起兼具深度与广度的音乐叙事体系，500余首作品广泛覆盖舞剧音乐、声乐作品、民族器乐、室内乐、钢琴曲及影视配乐等多个艺术领域。从舞台艺术的现场呈现到银幕视听的声效塑造，每一类体裁的创作中，均可见他对音乐语言的持续探索。更值得称道的是，其作品中有20余部在国内外重要音乐赛事中斩获殊荣。

时至今日，《长生殿》的六场结构虽已定型，但曹光平仍计划结合专家意见对作品进一步打磨，并期许“未来能获得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支持，让这部作品拥有更多的演出机会”，力求使这一经典改编之作实现更广泛的传播——这份对作品持续优化的执着，也是他严于律己、追求极致的延续。

当星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厅内，《长生殿》首演的掌声渐息，曹光平站在舞台上，看着身边参与演出的师生——这些他曾在课堂上教过的人，如今已在传承音乐火种——眼中满是欣慰。这部耗时十四年的歌剧，承载着他传统的敬畏、对现代技法的探索，也融入他多年合唱创作的经验，促使住他在教育中的初心。

不少学生私下里会亲切地唤他“曹爷爷”，而他依旧会准时在每周二下午走进星海音乐学院的课堂，将音乐知识与创作热忱，传递给新一代音乐人。

65岁母亲拆肾救儿：

这颗肾，是我能给你的最好铠甲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马彦 伍晓丹 图/受访者提供

“做完手术当天就排尿了，我再也不需要透析了。”在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的病房里，37岁的烘焙师小许，气色看着不错，声音有力。而就在几天前，他还是一名靠每周三次透析维持生命的终末期肾病患者。改变他命运的，是65岁母亲为他捐出的一颗肾。

一场手术，小许获得生命的馈赠。他不用像其他尿毒症患者一样排队5-10年等肾源，而目前我国，有超过30万苦苦等待肾移植的人。据悉，亲属活体供肾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肾脏移植的重要来源之一。自2007年开始，这一比例明显上升，在部分移植中心，初步统计可达到30%-40%。

此生都要被“绑”在医院？

“透析完，身体会好一点，但总体上还是疲劳，什么都做不了。”小许向记者回忆起移植前多个月的透析经历。从今年3月开始，他每周三次往返医院，每次四个小时，被“绑”在了透析机上。

他撩起衣服给记者看他身上的疤痕——股静脉透析管道、颈内静脉置管、前臂动静脉瘘……这些都是他曾经的“生命通道”。

其实，他已记不起自己的身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报警的。“我是做烘焙的，店里生意好，忙起来就会忘记休息，累了肯定的。”小许勉强回忆起最初的征兆，“觉得很疲劳，后来又咳嗽，我一直都在吃中药，以为只是工作疲劳或者年纪大了熬夜造成的。”

今年2月，小许的身体彻底亮起了红灯。“双腿水肿了，还发烧。等到我真的感觉顶不住去医院时，已经非常严重了——头晕，稍微活动都会累，无法入睡，呼吸困难、胸闷气短。”小许在惠州当地医院做完心脏和肾脏B超检查后，医生的话让他震惊，“肾功能受损和心衰，建议立即进ICU进行血透的升级版——CRRT透析”。

当时，小许害怕极了，“进了ICU麻烦大了。”而这一次透析就脱出20多斤水分。在ICU里待了两天，病情好转，他又在医院住院十多天，无缝衔接上了一周三次的透析治疗。

从3月到11月，整整九个月的透析，成了他的“生活日常”。每周三次往返医院，每次四个小时躺在病床上，大腿上的股静脉置管、颈内静脉置管留下的疤痕，还有新做的永久性动静脉瘘，都是他与死神博弈的痕迹。

“透析之后，人能舒服点，但过不了多久又浑身乏力，这不是长久之计啊。”小许内心的挣扎，也是全国超30万名肾移植等待者的缩影。“难道一辈子都要被困在透析室里？”他很纠结，怎么办？上网查、找人问，他反复思考和琢磨，接下来一步应该如何走。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，最终，他想到了移植。“尽管移植后的肾脏也未必能使用终生，但如果移植肾坏了，我还可以再透析。”

要不要等“完美肾脏”？

如果做肾移植，肾源在哪？小许特意从惠州来到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咨询。“我们这里等待肾移植的患者有1000多人”，刘永光主任告诉他，“平均等待时长是5-10年”。

刘永光解释，每名患者对移植肾的要求各不相同，而肾源的情况也是千差

万别。“有的肾脏缺损，只剩三分之一；有的部分纤维化了。一颗几近完美的肾脏——来自年轻供者，血型相符、HLA配型高度匹配，无HIV、乙肝、丙肝等传染病史，也无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可能影响肾脏的疾病，肾功能完全正常——本就稀少，在尸体供肾中更是难得。”

当出现一个“不完美”的肾脏时，整个医疗团队就会启动一套严谨的评估和决策流程。核心原则是权衡利弊，即移植这个肾脏带来的获益，是否大于它所带来的风险。当然，一个及时移植的“不完美”肾脏，其带来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提升，通常远远优于在无休止的等待中继续透析。官方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等待肾移植的患者超过30万，而实际完成手术的仅约2万人。刘永光向小许坦言：“活体供肾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肾脏移植的重要来源之一。自2007年开始，这一比例明显上升，在部分移植中心初步统计可达到30%-40%。”

母亲决定捐肾

“可以由亲属捐肾”——当65岁的许母得知这一消息，她第一时间主动向刘永光提出要捐肾给儿子。“我是O型血，儿子也是。这几年，我连感冒药都没吃过，我身体很好，用我的肾肯定可以。”

经过评估，许母的这颗肾虽然“不完美”，但已是弥足珍贵。11月19日，这场跨越两代人的手术被提上日程：“上午9点妈妈进了手术室，做取肾的手术，下午2点我就进了手术室做移植手术。”小许说，“手术当天身体就给出了积极的回应——自主排尿了。前几天伤口比较痛，现在就好了很多，没有太大的感觉了。今天上午我已经产生了500毫升尿液。”小许自信地说，手术肯定是成功了。

刘永光告诉记者，肾脏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脏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，与血液透析、腹膜透析等传统替代治疗相比，其能较明显地改善患者生存与生活质量，并较为明显地延长患者存活时间。“今年我们遇到做过肾移植手术后的孩子，原先身高1.5米，差不多一年就长高了30厘米。所以，选择好肾脏对患者非常重要，你能亲眼看到生命的力量如此强大。”

供受者都将迎来“新生活”

据了解，目前，亲属间活体供肾手术以其组织配型佳、手术冷热缺血时间短、再灌注损伤小、排斥反应率低、等待手术时间短等优势为医生和患者所接受。供肾者术后的安全性也日益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，据统计，供者总体生存预后和普通人群没有差别。

更让小许意外的是，相关经济压力比他预期的小很多。母亲的取肾手术和他的移植手术，经医保报销后个人仅支付了7万元。“两个姐姐轮流照顾我们，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再难都不怕了。”

需要提醒的是，亲属活体供肾、移植手术对于供者、受者双方均是新生活的开始，需要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。出院前，小许告诉记者，出院后自己会好好调养身体，戒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更不能熬夜了——“这份生命的礼物太珍贵，我要好好珍惜。”11月28日，是母子俩同时出院的日子，他们迎来了各自的“新生”。

在30万等待肾源的名单之外，这场母爱驱动的生命接力，让医疗数据有了更多人性的温度。当小许妈妈说出“我捐”的那一刻，她捐出的不仅是一颗肾脏，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，和一份跨越半生、毫无保留的爱。

羊城晚报

A4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間 ·

2025年11月30日

星期日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黄国栋

校对 黄文波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报料



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刘永光主任团队正在进行肾移植手术